

16

- 忆“坠子皇帝”与“坠子皇后”
- 科苑双星——袁家骝与吴健雄
- 夜袭阳明堡机场亲历记
- 镇平民团的创建发展与覆灭
- 河南省战时金融



河南文史资料

1996 2

总第 58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河南

HENAN

文史资料

WENSHI ZILIAO

1996 2

(总第 58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

2482/41

中原人物	回忆友人黄樵松将军	董永昌	4
	忆“坠子皇帝”与“坠子皇后”	梁元增	16
	一位中国将军在美国（中）	涂心园	25
	科苑双星——袁家骝与吴健雄	安晨	51
	冶金学家张文涛	张德宝	62
	爱国敬业的女教师刘道纯	萧立广	76

解放初期洛阳工作的回忆	胡青坡	84
-------------	-----	----

校园忆往	省立临汝中学南迁见闻	唐子正	98
	难忘的中学时代	王绥青	10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烽火岁月	夜袭阳明堡机场亲历记	宗本贵	111
	忆第一战区抗日游击训练班		
	方晓	彦云	117
	忆策反伪军李端章部谈判经过	黄宇宙	127
	镇平民团的创建发展与覆灭	常庆三	139
经济史话	民国年间的地政工作	聂常庆	153
	河南省战时金融(上)	貂菱	167

质疑·订正·补充

王敏 220

补白	别廷芳抓放足与剪辮(24)	猎人、生物学家与黑熊(75)
	巨县长补戏票(83)	汝南各界欢送李敬斋赴重庆(97)
	邢唯一智杀日本兵(116)	1942年河南蝗灾时的一副对联(126)
	抗战胜利前夕河南仅存11个完整县(152)	

回忆友人黄樵松将军

董永昌

1985年11月15日,《人民政协报》头版刊登了题为“胡耀邦总书记复信尉氏县政协,答复关于国民党将领黄樵松烈士太原起义史实问题”的报道。我看后心情万分激动,对黄樵松的怀念一时无法抑制,他的音容笑貌,特别是抗日爱国事迹在我脑海里一幕幕浮现出来。仅就回忆所及陈述之。

刻苦训练

1942年夏,我在南阳认识了黄樵松,他当时是第二集团军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师长兼南阳城防司令。他身材不高,精神饱满,面孔黑红,有较深的皱纹,两鬓格外高,说话幽默,从来不高声喧嚷。他对人诚恳、热情,好象有一种吸引力,使人感到温暖。

这一年,我去接任河南省第六区盐务管理局局长。他去看我,名片左下角印着“河南许昌”。我急忙出来迎接。他头一句话就说:“我听说咱是老乡。”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把他迎进屋内。他说:“我是尉氏,你是长葛,邻县,近同乡。”交谈中,他讲述了自己入伍的经过。他说:“我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困,无力供我继续读书。恰巧冯老总(指冯玉祥)在许昌招收学兵,我决心投笔从

戎，报效祖国，前去应考，不料落榜了。”我问：“为什么？”他答道：“因为我个子低。检查体格时，我偷偷拿了一块砖头垫在脚底下，结果被发现了。我出门后，就趴在大树上哭，越想越难受，感到绝望。我用牙齿去咬树皮，结果把这棵大树的树皮咬掉一大片。”说到这里，我俩都笑了。他接着说：“中午，监考官出来，看见我在哭，把树皮咬掉一大片，就问我：‘怎么啦？’我据实说了。这位监考官听后大发慈悲，把我收下了。我出了一口气，心想：‘真不容易呀！’”



黄樵松像

黄樵松入伍后，苦练基本功，对自己要求严格，学课、术课都打下良好基础，很快就当上了排长、连长。直到我和他认识时，他对这些基本功还是操作熟练，运用自如。有一天我们到南阳城外树林里散步，他看到树梢上有几只鸽子，就向勤务兵要过步枪，身子向树跟前一靠，枪往上一举，“叭”的一声，一只鸽子掉了下来。群鸽飞到一片空地上，他跟着走向前去，把枪平托，“叭”的一声，又一只鸽子丧命。我向他喝彩，他说：“这是从小就练成的本领。”

黄樵松善于骑术，他在南阳时，骑的不是马，而是一匹骡子。这匹骡子很听他的话，他也很喜欢它。有一次我和黄樵松一块到南阳城西天主教堂去，中途要过一条大沟，这条沟看来要有3.5米宽。他走到跟前，一言未发，两腿一磕，骡身一纵，就过去了。我看到这个情形，心中十分敬佩，但还是不敢前进。他鼓励我说：“没关系，过吧！”我把马勒回头来，退了几步，鼓足勇气朝马屁

股打了一鞭，头一懵也过来了，但吓出了一身冷汗。

同年末，黄樵松部在南阳城北的独山进行山炮演习，约我前去参观。参谋长谷云明（冯玉祥将军之婿）讲解沙盘教育后，开始实弹射击，连射两炮，均未打中目标。黄樵松趋前一步，蹲下进行调整、瞄准，然后下命令说：“再打！”果真击中目标。在场官兵无不称赞：“师长的基本功真过硬！”

黄樵松不但练就了一身基本功，并且还具备大将风度，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沉着、冷静，指挥若定。这些情况，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报章杂志都有所报道。我和他相处期间，就曾看到过他这种风度。有一天晚上，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褚怀理（字雪亚）约黄樵松和我前去观剧，快结束时，剧院外边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剧场内顿时乱成一团。褚怀理面孔失色，急忙逃出。黄樵松站起来，面带微笑对我说：“这个时候枪响，决不是日本人打进来，也不是有人敢在我们头上动土。”他令警卫人员到外面查看，原来是几个流氓在打架，胡乱鸣枪。接着，他命人把这些流氓押解到他的司令部，进行审讯。

黄樵松的个性很不寻常，他生来就是一身硬骨头，打仗如此，对自己也是如此。有一天，我俩正在街上闲逛，他忽然想起要到医院去拔牙。大概医生的技术不怎么高明，弄得他满嘴是血，牙也没有拔出来。医生慌了，忙问：“师长，疼么？”他回答得非常有趣：“关公可以刮骨疗毒，我就不能当他的徒弟么！”我在一旁笑了，医生也很受感动，终于将那颗病牙拔了出来。

廉 洁 爱 民

黄樵松身为军官，身居军营，却经常想着老百姓，尽量与他们接近。这与他的家庭出身和家教，都有直接关系。

黄樵松的父亲是一位佛教徒，个子不高，但身体很强壮。我在南阳时，曾遇上他由原籍来看儿子。他穿着一身农民衣服，天天早上跑到卧龙岗诸葛亮庵，或者到其它庙里去。有一天我在黄樵松的司令部，听说他父亲来了，我说去看看这位老人。黄樵松说：“不用去，他是不多跟穿制服的人说话的。要叫他到人多的地方，特别是那里修路、修桥，你不用吭声，他就挤进去了。我父亲从来不到我办公室来。”

在这种家风熏陶之下，黄樵松的夫人王怡芳从来不擦油抹粉，穿着总是朴素大方。他的长子黄小樵、长女黄蔚君到学校上学，从来也没有人接送，总是自己背着书包独去独回。王怡芳及子女们也从来不到他的办公室去。黄樵松的家庭和睦，夫妇相敬如宾，在当时可算作一个典型。他对他的夫人不是简单喊个“芳”字，而是称“王先生”。起初我听着有点好笑，谁知后来他对我的妻子也不称“弟妹”或“嫂子”，而是称“苏先生”（我妻子名叫苏锦豫）。这也许是他对妇女的尊重吧！

黄樵松喜欢和文化人交往。一次我们谈及台儿庄战役，他说当时诗人臧克家、作曲家马可等许多文化界名流都在他的二十七师里体验生活。他经常和他们谈写作，谈思想，谈爱好，渐渐成了朋友。在南阳，清末老秀才熊伯乾、《前锋报》社社长李静之、总编辑傅恒书等人，也是他的朋友。后来部队转移到湖北郧县白桑关镇驻防，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赵则诚和他商量，准备在重庆办报。我和他把日常的积蓄，都慨然捐赠给了赵则诚。

我俩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较多，他常到我家吃个便饭，我也常常在他的司令部里“吃老丁”（他的炊事员姓丁，大家在他那里吃饭，都习惯地说成“吃老丁”）。有一天晚上，我俩一时高兴，就喝了两杯。他说，请老丁来陪陪你。老丁坐下后，他给老丁斟了

一杯酒，说：“老丁，平时你为我操劳、操心，我现在敬你一杯。”老丁一饮而尽，激动地说：“师长，我现在给你做饭，早晚打起仗来，你叫我拿枪我也上。”

有一年春节后，黄樵松和我一块儿去赶独山庙会，在山顶上看到几个青年妇女腮上插着针。这针很长，从左腮穿到右腮，满脸流血，看着非常可怜。我们不懂得是什么原因，黄樵松上前问道：“这是干什么的？”当时人群拥挤不堪，穿着腮的妇女不会说话，扶持她们的年轻婆娘又顾不得回答，同我们挤在一起的一个青年对我们说：“这是还愿。新娘子结婚，庙里的神保佑她们，可以一辈子不生灾。”黄樵松听了非常气愤，对我说：“我们的文化竟然落后到这种地步，这些年轻妇女信神信鬼，宁肯把自己的脸扎破，愚昧到什么程度！”回南阳城后，他向县长范效纯（字绍尧）建议：“这种迷信必须打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俩从湖北郧县白桑关经南阳、叶县、许昌、长葛去开封。途经尉氏时，他回老家蔡庄乡后黄村探亲，在家住了一夜。次日回到县城对我说：“昨晚住在牛屋里，那里可真有味道。”他幼年时，跟着父亲住在牛屋里，是在牛屋里长大的。他说：“就在这个牛屋里，挤满了乡亲邻居，我给大伙送烟倒茶，整整忙了大半夜。有的老人说：这孩子还是老样子，一点架子都没有。”

到开封后，陇海铁路局局长吴士恩得知我们要到商丘原汪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处联系接收，就给我们挂了一节车厢。黄樵松说：“我们光会坐火车，不会开火车，火车司机的生活，我们更没有体会。”他走进火车头驾驶室，对司机说：“来，我替你加煤。”他铲起一锹煤，未能撒进炉膛，却弄得满脸都是煤灰。司机说：“长官，你来开，我在旁边给你看着。”他开了一会儿，回到

座位上，叹了一口气说：“司机的责任可太重大呀！”

到了商丘，张岚峰把我们安排在“19号”。这“19号”在什么路或什么街，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但在当时的商丘，一提到“19号”，谁都知道是张岚峰的招待所。这里边有麻将、牌九、扑克、宝盒等，到了晚上更是花花世界。当晚张岚峰招待我们进晚餐后，黄樵松和我一块儿出来，一走出屋门就碰到三三两两的年青妇女，个个都打扮得妖艳古怪，一股不寻常的味道扑鼻而来。我问：“这是干什么的？”黄樵松很气愤地答道：“这是卖人肉的！”后来我们回到开封，他力主我在报章杂志上撰文，揭露张岚峰统治下商丘的黑暗和龌龊。

黄樵松对别人的困难、痛苦，总是放在心上，对自己的利益从来不计较。有一次他乘汽车外出，中途司机病了，难以支持。他很想把司机送进医院，但因自己不会开车而无能为力。后来，他由商丘回到开封，下决心要学会开车。初学时，司机在旁边教他。后来稍微熟练了一些，他自己开车到我家，对我妻子说：“苏先生，请坐我的车。”我妻子坐他的车转了一圈，回来对我说：“怡墅兄（黄樵松字怡墅）开车学得真快。”

1946年春节，黄樵松和我是在开封过的。他对我说：“现在社会上请客送礼的风气太盛，咱们不干这一套，猜拳行令咱又不会。鲁先生（时任第三十军军长，名崇义，字宜轩）不在开封，他母亲一定很想念他，咱俩不如到鲁老太太家里去，既是拜年，又可解除她念儿心切的痛苦。”我们在老太太家玩了一天，心情非常愉快。晚上，黄樵松说：“社会上的无谓酬酢，真没意思，今天咱俩算是逃避了这一关。”

黄樵松待人热诚，从来不要嘴皮子，总是说到做到，甚至不说就做，对官兵如此，对朋友也是如此。1943年秋，我由南阳奉

调周口，正愁着如何赴任，他把车子已经派好，停在我家门前，一直把我送到许昌。同年我因“共党嫌疑”，被押解洛阳，经高树勋（字建侯，时任冀察战区总司令）保释后，又回到南阳。他把我全家安排在他司令部附近的清水塘街一家民宅。从此，我俩接触的机会更多起来。

奋 勇 抗 日

抗日战争时期，黄樵松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事迹在报章杂志上屡有报道，我在南阳《前锋报》上也曾写过一篇题为《抗日名将黄樵松》的文章。

抗战初期，黄樵松任第二十六路军（不久改称第一军团）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旅长。1937年八、九月间，黄旅在平汉线良乡及房山一带与敌激战，未得整补，又于10月中旬奉命守卫晋东门户娘子关。在战斗最激烈时，他率领敢死队与敌拼杀，激战数昼夜，我方阵地屹然未动。他那本名为“丘八诗”的诗集中有几首是写娘子关战役的，我记得其中一首是：“陈兵娘子关，壮志薄云间。笑斩鲤登头，^①放歌大坂山！”

1938年3月，黄樵松随第二集团军参加台儿庄战役。此时他已升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所部奉命担任右翼攻击。在日军已攻入台儿庄的最危险时刻，他指挥全师连续猛攻外围之敌，浴血苦战，为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日军气急败坏，扬言要“悬赏捉拿”黄樵松。

^① 日军第二十师团步兵第三十九旅团第七十七联队联队长是鲤登行一大佐。据孙连仲致蒋介石密电，10月14日战斗中，“毙敌大队长中岛利男、少佐鲤登……”，另据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略稿》（中华书局出版）：被击毙的是“大队长中岛力男以下三百余人”（编者注）。

此后，他又参加了保卫大武汉、随枣、枣宜、豫南等战役，战功卓著。1944年，第三十七师师长吉星文前往黄樵松部拜访。黄给我介绍说：“这就是在卢沟桥英勇抗日的吉将军。”吉星文说：“还是你在台儿庄打得过瘾。”

1945年3月，日军发动豫西鄂北会战。第二集团军总部以第五十五军、第六十八军主力在南阳外围阻击敌人，以黄樵松第一四三师坚守南阳城。我当时任该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秘书。这个决定下达之后，我曾和黄樵松多次磋商，一再表示要留在南阳城里，和他共进退。就在敌人逼近南阳的一个夜晚，我再次进入城里。当时他的眷属已经撤离，我俩就在他的原住宅促膝相谈。他坚决主张：你不是战斗人员，必须马上撤离南阳，否则我俩都将受到纪律处分。不得已，由他的随从副官把我送出城外，以后我就随同我部眷属撤退到淅川县。

此次受命后，黄樵松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工作也更加紧张和繁忙。一个师守城已经是不敷使用，而第四二七团团部和第二、第三两个营又被集团军总司令部调去担任警卫，就使得兵力更加不足。他和副师长韩世俊、阎尚元及参谋长谷云明等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以第四二八团守卫城东半部及大盆窑、独山等据点；以第四二九团守卫城西半部及靳岗、卧龙岗等据点；第四二七团第一营为总预备队，控制于城内王府山上；配属的两个野炮连分别放列于望仙台和医圣祠，战防炮连放列于北关外，高射机枪排置于西城墙上。3月14日，黄樵松召集南阳地方军政官员开会，讨论战时戒严问题，决定城内居民、一切非战斗人员和各种物资一律于两天内疏散至城外，并令工兵在城外各要道路口密布地雷群。为了使全军上下牢固树立誓死守城的决心，黄樵松还抓紧时机对官兵进行战前鼓动，组织部队宣誓：要把南阳城变成中

国的斯大林格勒，誓与日军血战到底。他抬了一口棺材，放在师指挥所门前，并在防空洞口，树起一块写着“黄樵松之墓”的牌子，以示与南阳城共存亡的决心。

3月21日前后，日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发起大规模进攻。由南向北进攻的日军第三十四军所属的第三十九师团，由北向南进攻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一部，分别遭到我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部队的顽强阻击，进展较慢。但由东向西分四路进攻的日军第十二军各部进展甚快，23日已攻占南召、唐河的源潭镇等地，进薄南阳城下。24日夜，日军先头部队进攻南阳城东大盆窑，企图渡过白河，被我守军第四二八团一部击退，南阳保卫战从此开始。25日，日军已占据了南阳东、西、南、北四面的红泥湾、安皋、陆营、石桥等地，南阳已陷入重围之中。日军攻占独山后，在山上架起大炮，对师指挥所驻地蚕桑场进行猛烈轰击，副师长韩世俊的坐骑就是在这里被炸死的。当晚，师指挥所迁至城南关小水门内，决心与日军背水一战。当日及次日，第一四三师在中美空军的支援下，坚守外围各据点，毙伤大批日军，还抓了一名俘虏。

此时，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改变作战计划，令第一一〇师团和第一一五师团分别向西峡口和老河口突进，把攻击南阳的任务交给了第二线部队第一一七师团吉武支队。27日晨，日军开始攻击老河口机场，于傍晚占领，我军失去了空中支援。当天，日军步兵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城外据点连续猛攻，靳岗、十里铺、大盆窑沦入敌手。当晚，暂编第三十六师第三团第二营营长刘博益率部从方城突围来到南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命令该营归黄樵松指挥，留在城内作预备队。

黄樵松和副师长、参谋长等人经常亲临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

巡视。27日上午，黄樵松带领一名卫士前往北门外的重要据点玄妙观督战。途中卫士突然中弹身亡，他便独自一人冒着枪林弹雨来到阵地，坐镇指挥，并严令各部死守外围据点。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时，黄樵松手执铜锣，在战壕里来回奔跑敲打，嘴里还不停地高喊：“打！打！狠狠地打！”主将亲临火线，呐喊助威，使官兵们深受鼓舞。经过激战，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3月28日，南阳外围的战斗更加激烈。日军飞机支援地面部队从四面围攻南阳城。守卫卧龙岗的第四二九团第一营第二连赵新芳排与数十倍于己之敌激战数昼夜，本日全部退入武侯祠内，利用房屋居高临下，击毙日军数百名。该排除四五人得以突围，赵排长以下数十人全部殉国。在马武冢、尚志中学、西关等处，我军与敌反复白刃战争夺，终于将日军击退。在几天的外围战斗中，我军埋设的地雷和战防炮炸毁和击毁日军战车八九辆。29日，守卫尚志中学、马武冢的我军官兵全部阵亡，西关、北关阵地被日军炮火摧毁，部分日军突入街市。西关战斗紧张之际，黄樵松命令刘博益营前往增援。该营到达西关后即发起反攻，毙伤日军数百，击毁战车两辆，自己也伤亡了200多人。黄樵松还令南阳县长赵芝廷和师政治部副主任出城发动民众支援部队作战，帮助往城外运送伤员。当夜，第一四三师接到了长官部发给特别守城费100万元的电报。

30日，东、西、北三关尽陷敌手，我军退入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我军的重武器多数被日机炸毁或炮火摧毁，弹药即将告罄，部队伤亡严重，但官兵们仍坚守每一处房屋街垒，顽强阻敌。当天，长官部转来蒋介石的嘉奖令：我南阳黄师长、老河口汪师长，所部坚守名城，顿挫敌气，战果丰硕，该师长、团长及各级官兵忠勇用命，着即传令嘉奖。激战至4月1日，城内已陷

于混战状态，到处都在白刃格斗，南关小水门师指挥所附近已成一片火海。

就在黄樵松率部浴血奋战宛城的日子里，周围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3月25日到4月1日，邓县、镇平、老河口机场、内乡、西峡口等地先后失守，主战场已移至西峡口以西地区和老河口城下，南阳已成为一座孤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黄樵松与副师长和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当晚突围。傍晚，第一四三师兵分两路向东南方向突围，于2日晨到达唐河境内。休整数日后，又奉命袭击南阳附近的日军据点，一度收复了大盆窑、溧河等地。

5月上旬，第一四三师辗转来到湖北郧县白桑关。我与黄樵松劫后重逢，激动不已。他给我背了好多首他的“丘八诗”，我记得一首是：“大军被迫去，孤军守宛城。倭寇倾巢犯，血战马武冢。”另一首中有两句是：“凯旋来到荆紫关，一路小戏歌上山。”

反对内战 向往光明

抗战胜利了，我们激动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从湖北到开封，我俩一路同行，谈天说地，一致认为从今以后该建设了，再不能打仗了。特别是他回到尉氏家乡以后，看到农村的破烂景象，感受尤为深切。

到开封后，我俩有一次谈到，如果能开辟一个果园，在果园里劳动也不无乐趣。有一天，我俩一块儿到开封前妙米胡同5号去见郑州绥靖主任刘峙（字经扶）。黄向刘峙提出：“可不可以让我转业？仗，我不愿打了。”刘峙敷衍了一阵，没有点头。

不久，他到陕县接任第三十军副军长，去时他是带有难色的。次年，他回到开封，我俩在大金台旅社同宿一室，兴致盎然，畅

谈彻夜。我们谈到蒋介石发动内战，国将不国，民将不民，遂商定由他想办法“接线”，倒向人民，以后我再待机前往。最近，我的老友、抗战期间任《前锋报》社长的李静之先生对我说，早在抗战期间，黄樵松就曾向他流露过投向革命阵营的想法。

太原解放前夕，黄樵松（时任第三十军军长）与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准备起义。因所部第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告密，黄樵松被阎锡山诱捕，1948年11月27日在南京水西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场英勇就义。

我们家从来是不迷信的。但出于感情，黄樵松就义后我家设了“黄怡墅兄之灵位”的灵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次吃饭时，饭桌上总是多放一双筷子，我和妻子总是先说一声：“怡墅兄，请吃饭！”而后我们才能动筷子。时间久了，大孩子知道灵牌上写的是黄樵松，吃饭时他也先说一声：“黄伯伯，请吃饭。”

1985年12月

（本文作者董永昌，河南长葛市人，1917年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第八兵团司令部少将高级秘书等职。现任长葛市政协委员。）

本文编辑 高荃生

忆“坠子皇帝”与“坠子皇后”

► 梁元增

在旧社会，从事曲艺演唱的人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被人与修脚、剃头、娼妓等行当并列为“下九流”。所以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皆系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就连曾被誉为“坠子皇帝”、“坠子皇后”的乔利元、乔清秀夫妇也不例外。我是河北省大名府南乐县（今属河南省）梁方山固村人，与乔利元的家乡乔崇町相距12里地。我因家贫，自幼投身梨园，与乔利元同属龙门牌。现将我所了解的有关乔利元夫妇的情况忆述如下，唯所知有限，且时隔久远，还望知情者赐正。

为谋生计，学艺糊口

乔利元，原名乔春秋，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他年少时上过私塾，后因家境贫困，无力缴纳束脩，被迫辍学，15岁起给本村的一家地主当“二鞭”。当时的长工有“掌鞭”、“二鞭”、“平工”之分。掌鞭者必须会使用 and 喂养牲口，犁、耱、锄、耙等农活样样精通。如果使牲口、喂牲口有一件不在行，其它活计干得再好也只能当二鞭。乔春秋家没有牲口，不会喂，只能当二鞭。但他聪明好学，手脚勤快，很快就学会了饲养牲口，只是因为年龄小，时间短，未能升为掌鞭。

乔春秋的东家是个戏迷，方圆二三十里内只要有戏，就叫乔